

咱那些日子

高满堂 高书堂 孙建业

第1集

片头。

现 1—1 街道,深夜。一辆救护车闪着蓝色的警灯在飞驰。

警灯闪烁(特写)。车轮飞驰(特写)。

现 1—2 医院门口。救护车停下。医务人员跳下车,白玉莲的儿女粮食、幸福、截住等抬着担架朝台阶奔跑。几双脚在奔跑(特写)。

白玉莲躺在担架上。她满头白发,昏迷着。一个护士擎着吊瓶,一个护士不停地给她压氧气……白玉莲平静地躺在担架上(特写)。

闪回 1 荒山上。小玉莲和父亲等造反者被官府追杀……

闪回 2 父亲躺在血泊中,小玉莲趴在他身上哭,父亲推开她,让她快跑……

现 1—3 走廊里。人们簇拥着担架匆匆地走着。一道门打开,又一道门打开。

急救室的门打开。医生阻止住白玉莲的儿女,示意止步。儿女们呆呆地望着母亲被推进急救室。

现 1—4 急救室。紧急抢救……

氧气罩罩到脸上。心电图显示屏幕:心脏跳动异常。血压计:血压不稳……医生的神情紧张。玉莲平静的脸——

闪回 3 黑子和玉莲分别……

宝成被手榴弹炸死,玉莲和幸福惊愕地看……

急救室外。儿女们透过窗玻璃看急救室里的一切。

粮食眼里含着泪水。幸福哽咽着。截住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。一会儿,只见医生伏到白玉莲头上,倾听着什么。儿女们停止了哭泣,紧张地望着

里面。

医生走到门口，拉开门：“请进来一个。”

粮食走进去。粮食伏到母亲头上，仔细倾听着。片刻，粮食走出来。兄妹们呆呆地望着粮食。

粮食轻声地：“妈要见三奶奶……”

现 1—5 医院门口，晨。一辆轿车停下。幸福下了车，打开后门儿，搀着三奶奶下了车，三奶奶九十九岁，浑身劲道，嗓门洪亮：“怎么的？说倒就倒了？活蹦乱跳一个人儿，咬钢嚼铁一辈子，说擎不住就擎不住啦？我看是叫好日子烧的，身子骨娇贵起来了，幸福，你不用扶！我还走得动！”

说罢，推幸福，拄着拐杖，噎噎噎走进楼。

现 1—6 病房。白玉莲缓缓地睁开眼睛。三奶奶坐在床前，望着她。

白玉莲笑了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三婶子，您老人家怎么来了？”

三奶奶：“不是你叫我来的？吓我一跳！你呀，玉莲……”三奶奶忍不住擦着眼泪。

白玉莲轻轻握住三奶奶那只老树皮似的大手，头歪在一边，泪水流下脸庞：“三婶子，我寻思……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老人家了，我想你，三婶子……”

三奶奶擦去老泪：“净说些没味儿的话！小小年纪你，这才从哪到哪呀？我快一百岁了，还旺旺兴兴地不琢磨那条道，你倒琢磨起来了！给我打住！多大点的人儿！”

白玉莲笑了。

三奶奶：“还有脸儿笑！不怕孩子们笑话？一辈子就是不怕天不怕地的，哪天阎王爷召唤了，奶奶的，咱唱着小曲儿去！昨晚半夜，饿了，我还砸了三个核桃仁吃，还是饥，又吃了三个茶叶蛋，咳，下半夜撑着，我就拴了条皮筋在屋里蹦，今天一早幸福去接我，楼下还跟我厮扯昨晚是怎么回事儿，哈哈，说着说着又饿了，你这没有什么好嚼谷，给我颠倒几口？”

幸福打开小柜：“三奶奶，你想吃什么，自己挑。”说着摆满一桌子。

三奶奶挥挥手：“闻着就有一股外国味，不是咱肠子用的，不吃了，和你妈说会儿话儿。”

粮食：“三奶奶，要不，给你现做点？”

三奶奶：“这儿还能做饭？”

粮食推开厨房门：“能呀，什么都有，这是高干病房，很方便的。”

三奶奶用指头点划着白玉莲：“你呀，就是有钱，有病也要住高干，我呀，

这两天不走了,给我架张床,和你享几天福,我也高干高干,反正老苞米穗子一个了,回家也没人说话儿。”

说罢凑近白玉莲:“我给你晃碗疙瘩汤?”

白玉莲点点头。

粮食:“妈,我来吧?”

三奶奶:“不用,什么好东西一经你们的手就走味儿!你们都歇着去,走吧,走吧!”

三奶奶把孩子们都轰出去,关上门儿。白玉莲慢慢喝着疙瘩汤。

三奶奶稀里呼噜喝得很响,一边喝一边说着:“这辈子,你吓我两回,一回是今天,一回是你十六岁从山东到大连,闯进我家门儿那一天!天爷,你那回还像个人儿么?不是我两口老醋喷你脸上,你有今天?”

白玉莲放下碗,沉浸在回忆里:“三婶子,那年……我多大?”

三奶奶放下碗筷,掰着手指头算了算:“嗯,是十六,黑子十八么,不是个秋半天的早晨?满大连街叫雾罩着,不是那个八路老林背你到咱家来着?三八年,山东家大旱,你挤上一条小风船往大连来找我,小风船漂了五天五夜,到了黑嘴子,叫日本汽艇撞翻了,你抱着个船板子漂到岸上……”

白玉莲凝神望着窗外……

三奶奶絮絮叨叨的画外音:“你说说,十六岁,你个闺女家,就敢漂洋过海闯关东,性子多烈,胆儿多肥!你数吧,这辈子你一处处闹出多大风景!玉莲,玉莲,你又寻思什么呢?”

从玉莲的脸上叠入——

(抗战篇)

1—1 大连街景。1938年。

资料片:日寇占领下大连颓败景象。伴随着一阵阵凄人的警车声。

1—2 海边 晨 外。稠稠的雾,海鸥的叫声。

“地下党”老林正在岸边收拾着一条破船。他警惕地朝四处观望,一朝水里望去禁不住地一怔。

海里,一堆海草朝岸边漂来。老林站起来,望着漂过来的海草。

海草里分明有一只手,一会儿扬起,划着水,一会儿露出一个挂满海草的

头来,一个人怀里紧紧搂着一块破船板子。

老林脱下褂子,飞身跃入水中。奋力地朝那堆水草游去。

1—3 岸边礁石后 日 外。篝火熊熊。

十六岁的玉莲躺在沙滩上。她浑身缠满海藻,脸色惨白,呼吸微弱,缓缓地睁开眼睛。眼看的一切都是虚的,渐渐变实——篝火、礁石,老林在身旁拢着火,添着柴,火上吊着一个破吊锅,熬着鱼汤。

老林把吊锅里的鱼汤倒进一只破搪瓷缸里,端着走到玉莲面前。

“醒啦,闺女?”老林递过鱼汤,“坐小风船从山东过来的吧?”

玉莲警惕地望着老林,不说话。老林:“这两天日本人的汽艇常在这块儿转悠,专门撞闯关东过来的小风船,数你命大,到这儿,投奔谁?我送你去。”

玉莲不答话,咕咚咕咚喝着鱼汤。喝干了,递过去。老林又给她添了一碗儿。玉莲又咕咚咕咚喝着。

老林:“慢点喝,别烫着,你到底来投奔谁,要去哪儿?我送你去,现在街面上很乱,日本巡捕、大金线到处抓人,你一个人千万不要乱跑……你怎么不说话呀?”

玉莲喝干了鱼汤,突然发现树叉上搭着老林湿漉漉的衣裳、裤子,她明白了,是眼前这个人刚才救了她。玉莲突然跪下,给老林叩了三个头。

老林:“使不得,使不得……”

话音未落,玉莲起身朝前跑去。

老林:“闺女……”

玉莲飞跑着,越跑越慢,一阵眩晕,又摔倒在沙滩上。

1—4 “三不管”三奶奶家 日 内。三奶奶一手端碗,喝足了一口老醋,运足了力气,朝玉莲脸上喷去,一边喷一边骂:“我操你八辈子祖宗小日本儿!你奶奶的铁甲船就怎么下得了手!作孽呀你小日本,早晚天报应!你下八辈子拉血流脓烂鼻子,世世代代坐不住胎儿,断子绝孙!”

“扑扑”又是几口。

偏厦子里。老林和三奶奶的儿子黑子在说话。黑子十八岁,黑黑的,憨憨的。

老林:“这两天我在海边钓鱼观察,日本人加紧了对海边的巡逻,海边的造船厂、纺织厂戒备森严,咱们放火团的行动暂时停一停,你通知老四、陈大手,把手里的炸药赶紧转移……”

黑子：“我操，这不叫小日本给吓住了？我正琢磨炸他的弹药库哩，抽冷子朝他裆里掏他一把，要他的血命！”

老林：“不行，这是纪律！”

黑子望着老林，笑了笑。

老林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黑子伸出手，比划了个“八”字：“林哥，我看你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”

老林：“净瞎说，我还没看见这个呢！”

屋里。玉莲醒了，还和三奶奶说话儿。

三奶奶：“闺女，回我话儿，你找到我家干什么？”

玉莲望着三奶奶：“你是三婶婶？”

三奶奶：“唔。”

玉莲：“我叔叫史长功？”

三奶奶：“唔，你是谁？”

玉莲：“我是玉莲，三婶子。”

三奶奶仰头琢磨着：“玉莲，不认得，你爹是谁？山东哪地方人儿？”

玉莲：“俺家是山东大泽山潭家疍人，俺爹叫白长武，开拳房的……”

三奶奶回忆着。

玉莲：“俺爹的名山东家人都忘了，人家都叫他长拳老武，那年，他一拳打死过一头牛，三婶子记着不？”

三奶奶一个愣怔站起来：“记起来了！好一条汉子！大身架子，虎背熊腰，牛铃眼，长寿眉，你史叔在家里惹了事，是你爹挑着担子赶了二百里，把俺全家送到龙口上了船，临上船，你史叔和你爹把黑子和你订了娃娃亲，你是长拳老武的闺女？”

玉莲：“是，今个俺奔三婶子来了。”说罢，扑到三奶奶怀里放声大哭。

三奶奶：“怎么了，闺女？打住！你爹妈呢？”

玉莲：“都死了，三婶子……”

三奶奶长叹一声：“我说这两年没了动静儿，天爷，遇难了！”

1—5 三奶奶家 夜 内。外面警车呼啸，三奶奶点上煤油灯。桌上
一盆稀得见影的苞面粥，几个菜团子。玉莲坐在桌前，垂着头。

三奶奶喊道：“黑子，你和林子叨咕半天了，快叫你林哥过来吃饭，呆会儿就要戒严了！”

老林的喊声：“三奶奶，我还有事儿，走啦。”

门外响起脚步声,关门声。玉莲的头垂得更低了。

黑子走进屋,见了玉莲笑道:“好点啦,小闺女?”

玉莲低头不语。黑子坐下,端起粥就要喝。

三奶奶:“黑子,先把碗放下。”

黑子:“怎么了,妈?”又望望玉莲。

三奶奶望望玉莲,又瞅瞅黑子,笑了:“玉莲,这就是你黑子哥,黑子,这是你玉莲妹妹,往后,咱要在一块过日子了。”

黑子:“好好好,以后我可有人洗臭袜子啦,玉莲妹,我的袜子又臭又硬,像乌鱼干儿,你可别嫌弃,哈……”

玉莲笑了,悄悄地瞄了黑子一眼。

三奶奶:“一脸膘相!四五六听不明白你!我是说,你玉莲妹以后就是咱家里人儿了,过一年,你俩就在一块搭伙过日子啦!”

玉莲脸红了,头垂得更低了。黑子瞅着三奶奶。

三奶奶:“这是你爹和你老武叔俩人十年前订的一门亲事,听明白了么,膘子?”

黑子听明白了,捧碗喝稀饭,喝着喝着独自乐起来,一口稀饭喷出口,撂下碗儿,笑着跑到偏厦子里去了。玉莲想笑,又忍住了。

三奶奶望了玉莲一眼笑道:“俺这儿可不膘,这是乐的,日后别把他当狗熊耍。”

1—6 鸣泉街 盛福祥货栈门口 夜 外。几辆载货的马车停下,夏爷下了车,一身绸子裤褂儿,瘦高挑儿,两眼烁烁有神,一见便知是经过事的世面上人。

门口,有人支着梯子在描牌匾,有人在夏爷的儿子夏慕荷的指挥下挂大红灯笼。夏慕荷西装革履,风流倜傥。

夏慕荷迎上前:“爹回来啦?”

夏爷:“唔。”说着端详着盛福祥牌匾。

夏慕荷:“爹,怎么这么晚才回来?”

夏爷:“北面地界不太太平,遇到点周折。还行,总算没白跑,办了不少货,也开了眼界,黑白两道认识了不少的朋友。”

夏慕荷:“爹,那就早点回屋歇息吧,饭菜都准备好了。”

夏爷答应着,往门里走。

1—7 楼里 夜 内。张灯结彩,一片喜气。